

【发郊】出朝歌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89906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389906>.

Rating:	Teen And Up Audiences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 , 姬屋藏郊
Character:	King Wu of Zhou Ji Fa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
Additional Tags:	Alternate Universe - 1970s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28 Words: 2,636 Chapters: 2/?

【发郊】出朝歌记

by [petiteRe](#)

Summary

那一天我二十一岁，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，我有好多奢望。我想爱，想吃，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。

王小波，《黄金时代》

卡拉马佐夫

我们首先将是善良的，这一点最要紧，然后是正直的，然后——我们将彼此永不相忘。

我再次见到殷郊，已经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。

他一张脸只余下眼睛，深深陷进乌青的窝里，如一双刚刚出世的雏鸟，栖在它们迟早要离去的巢窠。他从囚室的地面抬起头来，面对过于明亮的灯光和镜头，好像望着太阳。

新闻上说他是“二十世纪的卡拉马佐夫”。

这几个字用黑体大字刷在那张照片的上方，让我想起囚服的线条。囚服穿在殷郊的身上，因照片是特写而只余下领口边角。我翻出通讯本，翻过米哈伊尔、伊万和阿列克谢，找到殷郊母亲的通讯地址，那是一所大学。她住在学校里，殷郊说过，他父母已分居很久了。他说这话时表情并不落寞，倚着草原上的风，风鼓动着他的衣衫，使他长出了翅膀。

我从未和姜老师通过信，却知道她的字迹娟秀好看。她会在邮包上珍重地写下殷郊的名字，在寄件人姓名处，她则总是写：殷寿。

殷郊说写他父亲的名字可以让包裹躲过许多必要不必要的审查，但毫无疑问，殷寿多半根本就不知道姜老师给儿子寄过东西。冬天的衣服，夏天的凉被，还有书。她把书缝在布料的夹层里，然后写上市长的名字，没人会去检查。而那些书最终都藏进了我的枕下。我和殷郊省下灯油，在蒙古包的角落里读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。一起数过的星星、放过的羊和读过的书，最终成为了我们对彼此的一种义务。义务化为沉重的使命，我提笔半天却写不下一个字，笔端落下好大一滴尴尬的蓝黑墨水。

我赶紧把这张尚未开始就已作废的信丢进废纸篓，但墨水还是渗到了下一层。这和新闻，和北京的天气一样，令我感到烦闷。在这乌云压城的心境里，我打电话给父亲，请求他托关系让我见殷郊一面。

父亲此刻接到我试图以权谋私的这个电话，沉默良久。卡拉马佐夫，卡拉马佐夫，这个名字在我心头萦绕不去，我想到自己可能是世上最后一个相信殷郊清白的人。

父亲，请您相信我。我说：米哈伊尔没有杀人，我必须把殷郊救出来。

父亲问：你怎么知道他是米哈伊尔？

他给我写过一封信，告诉我想杀死他的父亲。我说：殷郊向来敢作敢当，若是他杀了人，一定会承认。如今没有他认罪的口供，这是冤狱。

半个月后我的申请得到批准。

来到关押死囚的监狱，高墙森森，铁门外有持枪士兵看守。我随人穿过重门，得到苦役犯的注目。他们身着染灰的黑白囚服，像绵延的干瘪的麦子，手握锄头敲击着自己脆弱的骨骼。

我暗暗庆幸他们之中没有殷郊。我走进监狱，监狱里没有窗，大门在我的背后合上。我数着囚室的数字，狱警跟我说，一般的犯人住四人间，共享两张上下床、一桶稀粥和一个便盆。但殷郊因为案情特别重大、性质特别严重、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缘故，住在单人间里，一切行动都受到监视。他所使用的物品，无论是看守所或狱中配给的，还是探视者带来的，一律拆解开经由狱警检查。鞋带、松紧带，都会被提前取下，防止犯人自尽。

我想，那他一定要睡不着了。

我见到殷郊时，他眼下的乌青比照片上还要深刻。他抬头看了看我，嘴唇翕动，噤出一句：……姬发。他果然没有睡着。

囚室的顶上是高瓦数的白炽灯，此时打在我和殷郊之间，他的手指神经质地桌面上抽动着改换位置，投下黑色线条的阴影。

经过连日的高压与奔走，我竟然笑了：“《关雎》。”

殷郊点点头，他也笑。关关雎鸠，他说。

他的手指的阴影与缝隙中的光晕，竟然组成钢琴的琴键。就在几年前，我们还什么都没有，穷得只剩下快乐时，也搭建过这样一架钢琴。

准确地说：我、姜文焕、鄂顺，还有崇应彪。我们一起，为殷郊造了一架钢琴。

北京

母食我甘酪与粉饵兮，父衣我以彩衣。

七十年代的起头，充满绿皮火车开动时煤烟的气味。

我的父亲，当年走在路上时，也被小孩骂过是一个“臭老九”。但他臭得不彻底，走的是孔老二看不上的墨翟、许行的路数。父亲原先在北京一所大学教农学，研究提高小麦产量的方法。他为人刚直，却有一种敏锐的嗅觉，早早提出申请要求去到陕西实地考察，把研究成果投入实用，保全母亲、哥哥和我在北京的生活。

他写来的信，寄件地址是宝鸡市下辖的岐山县邮局。在信件到达邮局之前，父亲要搭村民的三轮车或拖拉机，走上十几里山路；或者等待邮递员每两个月下一次乡。其地偏僻，不通公路，文盲率很高。成人大多不识字，就是孩子，到六岁也跟着插秧、放牛，上学有时是末流。父亲开设夜校，但成效未显。他总在信里叫我们珍惜上学的机会。

父亲离家时，我年八岁。当那场动荡千千万万青春岁月的运动正式开始时，我刚刚结束中考，正要度过一个无法无天的暑期。父亲的信件往往要积攒几个月才如雪片般飞来，而在我结束中考的这一天，竟从邮递员手里接到薄薄的一封信。

那一晚母亲读完了信，便将唯一的那一张信纸放在燃烧的蜡烛上，付之一炬。

哥哥已读到高三，成绩优异，前途却渺茫。但他从不表现出焦虑，与母亲共享家中唯一一张桌子，坐在她的对面，一笔一划地写着语文作业。其中一道题是默写，即给出上句，填空下句。他一边写，一边无声默诵：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

当年毛主席说，中国诗歌的出路，一是民歌，一是古典。一人三张纸，人人都是诗人。关关雎鸠就这样留下来，流传在我们这些学生的口耳之间。那是一个聒噪的夏夜，我的哥哥是全北京市最勤学、最聪明的高三学生。而我，只想去后海划船、游泳，看夜场电影，从桥上一跃而下。

我的哥哥没有写完作业，我也没有去成后海。母亲烧完了信，轻声唤我们的大名：“姬考，姬发。”

哥哥马上放下了笔，我疑心他这一整夜都在等母亲开口。

母亲说，有一种方法可以留在北京，至远去到河北的工地，每周都能回家。这种方法后来被称为“泡病号”，就说是装病也不为过。父亲在信中已写明可信赖的医生姓名，与具体的办法。但是一家出两个“老泡”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有问题。父亲要她转告两个儿子，让我们自己作出抉择：谁去谁留？

母亲话音刚落，哥哥就说：“我去。姬发留下，他正要读高中。”

我说：“我去，让哥哥考大学。”

哥哥看着我微笑，摸了摸我的头。他说：“父亲不是总叫我们珍惜读书的机会吗？我已经读完高中，弟弟，你要好好学习。”

我正要反驳，母亲打断了我们：我们家必须出一个人。明天凌晨四点零八分，在北京车站有一班开往内蒙草原的火车。你们父亲说，谁能登上那辆车，谁就去当知青。就好像小时候，他带你们在胡同里做的赛跑游戏。

母亲一口气说完这些话，好像背后有鬼魂在追赶她。我年纪小，个子又没有哥哥高，在赛跑游戏中，我总是输的那个。但今天我不能输，无论如何都不可以。

我假装打了个哈欠：“哥，我先去睡会儿，你可不许趁我睡着了偷偷出门。”

哥哥仍是那样地微笑，比我高，比我年长，比我胜券在握。他说：好啊，不过我要先收拾行李。

而我唯一的筹码在于我的哥哥是个君子，他绝不会打破规则。我假装睡觉前，用一杯加了半片安眠药的牛奶使他困倦不已。等到凌晨三点多钟他房内的脚步声停息后，我即刻从房间的窗口翻出，蹬上那辆哥哥上学、载我去后海的自行车，往北京车站的方向飞驰而去。此时没有公交，只有几辆黄包车稀稀落落地拉客，哥哥有那么多行李，不可能追得上我。

我对未来一无所知，肩上空空荡荡地背着过去。我爱的那些人们，我是为了他们才离开他们，离开北京。我十六岁的心中有愁绪，更有一种豪情万丈的英雄主义。在火车上我登记了姓名，和汽笛一起高声告别月台上陌生的送行者，我旅伴们的父亲母亲。夜色中我看见我的母亲，我的哥哥，我后来时常怀疑那是一种错觉，他们何以如此迅速地到达车站？在那时的我眼里，他们追着火车奔跑，又很快被留在原地。

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